



薪火

□ 蒋莉芬

“愣着干啥，过来擦把手。这就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……”台阶上，一老一少并排坐着，夕阳爬累了，一点点滑下来，空气里笼罩上一层淡淡的薄纱，近处的、远处的树梢无一不沉浸在暮色里，斜斜的枝头指向苍穹。

姚添举着单反正在拍照，冷不防被叫，脚在泥地里滑了条直线，立稳后忙帮忙把一大捆茅草扔到牛棚顶上。侧脸看去，一顶掉边的军帽遮住大半的脸，浑浊的双眼却又带着光亮，瘦削的手上青筋鼓起，布满裂痕里掺着灰土，身上沾了两片树叶，老人转过身，鞋子发出啾啾啾的声响，脚步交叠间似虚浮但踩下来又意外的稳当，“前面就是我家。”姚添抬头望，满山葱郁的树木，风一荡，就哗啦啦的响，山的轮廓若隐若现，绵延着，再往下，忽然被开了个口子，一间土坯房窝在那里，门前几棵树被潦草地摆着。

很高的门槛，掉漆的门上挂着把大锁，看起来沉甸甸的，姚添坐在土炕边，土炕四四方方的，里面埋着没烧完的柴火，一个很长的钩子从房顶垂下来，黑漆油污

的，挂着的腊肉不知被熏了多久，好似能听见咳嗽声。老人抱来一堆木柴，膝盖曲着，正在将较长的折断，“你这个黑不溜秋的是个啥玩意？”“拍照的，能拍很多很多漂亮的地方，”见老人问起，姚添举单反献宝般地说，眸子晶亮，“我要走遍全国，记录下所有美的地方。”片刻后，老人才又开口：“原来是这么个玩意，拍的有你爸妈吗？你屋头拍过没有？”“他们……”姚添嘴唇嗫嚅着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却就是吐不出来，他翻着单反里的一张张照片，动作慢了下来，一根又一根木柴被折成了两半，空气很安静，湿润的，灰扑扑的。少时不解意，孤舟过重山。梦醒两茫茫，泪也难成双。

一缕金辉慢悠悠地顺着门楣爬了进来，“太阳落山头了，瞧见没。”大片大片的彩霞像炸开了似的，又被人用画笔随意地抹开，风也停下了脚步，痴痴地驻足，绚烂地，扑面而来的落日图。“看见了。”姚添举起单反，正要对焦，一只带着老茧的手轻轻又有力地压在单反上，“瞧见了没？”姚添侧头，老人眼里还映着金灿灿的光芒，愣了会

儿，放下单反，看着那团火球变得柔和起来，一点点收尽光辉，缓缓沉入地平线，变成一个小黑点，消失在目光的尽头。“这次看见了。”一老一少坐着，追着落日，分外静谧。

“爷爷，那当时你为什么要和那个老人回家啊？”“爷爷以为像故事书里写的那样，他会给爷爷讲故事啊。”“那他为什么要让爷爷和他回家啊？”“因为爷爷当时拍照一会跑到这边一会在那边，蹲下又站起，他说爷爷踩得他刚种下的菜籽都长不出来了。”“好了，快六点半了，该回家吃饭了。”“爷爷，你怎么不看手表都知道几点了？好厉害啊！”当初那个老人是怎样回答的呢，“瞧太阳啊，这才是大自然留下的，手表嘛，一分一秒的，人自己把时间给一刀一刀割开了，不得劲。”太阳落下去了，如同每个清晨又会升起的一模一样，最后，一老一少排走着，像当时的一老一少就那样坐着。

等到夜色如潮水般涌上来，姚添收回了目光，半晌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：“你想要拍照吗？”老人点燃了柴堆，火苗一簇一簇跳跃着，火光映照在脸上，只有柴时不时迸出微弱火星的噼啪声，还有水壶烧开的声音，咕噜噜咕噜噜，风也停下侧耳听着，像定格的一个时代。尽日薪火除，不知华发生。此去有归期，未问守门人。

走过一串串街巷，高大树木掩映下的院墙逐渐显露出来，一角檐壁，便以窥得院内风光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向四方散去，呐喊与抡铁锤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似乎与周遭的宁静格格不入。这座屋的主人，是位锁匠，传了好几代的，总算有些历史。

十月已是晚秋，日暮黄昏中的柔风卷着枯叶盘旋，纷飞。

吱呀一声，沉重的大门被打开，原是这天有位先生造访，说是要修缮母亲的遗物。那是一个铜制的妆奁，近乎完美，唯一遗失的是锁，留下空荡荡的环，显得有些落寞。来人便是想给它配个锁，他凝视着这精致的妆奁，各种锁型的记忆纷至沓来，最终在金鱼锁上定格。金鱼，首先颜色跟铜很相配，再是，象征年年有余。锁型精致，寓意美好，来人不假思索便同意了他的提议。

第一步，自然是制作模具，与平日不同，这次他没带传统的石膏模具，有点创新意味的采用了熔蜡法。熔蜡法，顾名思义，是将蜡点燃了使其熔化，在蜡还没有冷却凝固时，用手捏成想要的形状，再镂空，便成了。他把蜡捏成金鱼的形状，再用刻刀细细描摹，眼见一层层白

蜡从他手中脱落，栩栩如生的金鱼模具也在指间定格。看着小小的鳞片、完美的曲线，他自豪地笑了笑。接着就是熔铜，这是最难的一步。他在院里支起一方小小的炉台，青砖红火，映亮了房前开着的牵牛花。过了一会，炉里升腾起青烟，而不是笼罩了整个炉台的大火。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，他虽然疑惑，却也不得不浇灭炉火查找原因，最后

锁匠

□ 王佳慧

断定是铜中杂质太多所致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铜，制锁自然也被搁置了，一推再推。

从十月晚秋的薄霜中走过，岁月流转，十一月的冬天就这样悄然莅临。

立冬在节气中，无疑是唱悲角的。

可是在立冬这天，他终于找到了优质的铜。于是，窗外落雪，寒枝

上的鸦被明月惊醒，而屋里再次搭起小小的炉台，昏黄的灯光和通红的火光相交映，同样的步骤，他成功了，熔化的铜被倒入早已镂空的模具里，再放入冷水使其快速降温，冷却凝固，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。等铜凝固了，再敲去那层薄薄的蜡质。栩栩如生的金鱼锁，锃亮金黄的颜色，搭配古色古香的妆奁，再合适不过了。

今年立冬，西安落雪了，成了旧时的长安，他拿着制好的锁，看着窗外冬雪纷纷，掩盖了庭院深深。远处的街巷里，到处是卖冰糖葫芦的小贩，烤红薯和糖炒板栗的味道也让空气变得甜腻。他想起明代王稚登在《立冬》一诗中写到“秋风吹尽洞庭柯，黄叶丹枫客里过。一点禅灯半轮月，今宵寒较昨宵多。”诗人是敏感的，无须看黄历，单靠寒意体会就知道今日立冬了，而禅灯孤冷，更显凄凉。可他想，今年的冬天，也许会是温柔的。

悠悠风来，播撒四方，沉重的大门又没了生息，院内依旧叮叮当当，交映着欢乐与传承，中华文化经久不息，历久弥新，就像这把锁，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散发出独有的光辉，唤醒世人心中独有的那一份情怀……

明代龙纹琉璃瓦当

中国古代建筑或色彩鲜明，或色调和谐、淳朴淡雅。古代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，等级和风俗习惯而选择施用不同的风格。其中宫殿、坛庙、寺观等建筑大多使用色彩鲜明的红墙黄瓦，衬托蓝天白云，加上檐下金碧辉煌的

绘画，整个建筑显得分外庄严和绚丽多彩。

在表现建筑的宏伟和庄严时，琉璃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琉璃瓦的使用有严格规定。仅以明清两代来说，帝王宫殿、陵庙（如故宫、十三陵）用黄琉璃瓦，王府（如秦王府）用绿琉璃瓦。琉璃瓦品种丰富多彩，形制讲究，常用的有筒瓦、板瓦、龟头瓦、滴水瓦、罗锅瓦、折腰瓦等等。

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这面明代秦王府龙纹琉璃瓦当，是上世纪施行北大街改造工程时被发现的，随后被西北

大学博物馆征集收藏。瓦当直径16.2厘米，厚4.4厘米，边缘微线，画面为团龙纹装饰，造型生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面琉璃瓦中心为黄色，边缘为绿色。为什么不做成全黄色的呢？那是因为全黄色仅为皇宫如故宫使用，西安作为秦王府当然不能做全黄色瓦当，但是为了享受王的级别，只能做成内黄外绿。明代秦王府为天下第一藩封的秦王府城，位于明城墙东北区域，有城墙、城壕，布局肃穆严谨，建筑庄严华美，园林景观如画，开启了西安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。洪武二年三月份，明太祖徐达攻占丰元路，改丰元路为西安府，这是西安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。（西贝）



文艺副刊



放飞梦想 扬帆起航

——2022毕业季掠影

本版摄影：马骞 塔力哈尔·叶尔江 刘杰